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三二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馬啓事

敝處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興縣四區馬家鋪旁邊遺失大青騍馬一匹，五尺多高，七尺多長，大飛馬，略微蒼青色長鬃，朝左倒下，前腿稍有些破處，當時並帶木鞍及皮鞦。如有人拾到或知其所在者，請通知敝處，當致重酬。

晉綏分局總務處啓

尋騾馬啟事

敝院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因飼養員飲馬不慎跑掉紅母馬一匹七歲口，黑騾騾一頭六歲口短尾巴，當晚天黑飼養員直追趕十餘里街未追回，不知跑往何處，如有部隊機關政府民兵及老鄉拾得或知其下落者，希請通知敝院或直接送回。當從重報酬。

晉綏野戰醫院　十二月廿七日

古壁殲滅戰中
斃俘蔣軍二千餘人
副旅長與旅參謀長均被生擒

（新華社呂梁前綫三日電）呂梁八路軍於古壁村（靈石縣西三十餘里）殲滅蔣軍三十師六十七旅（缺兩個營）。戰果初步統計如下：擊斃二百團團長李崇泰以下五百餘人，生俘副旅長陳毓武、旅參謀長王劍民以下一千七百餘名，旅長李學正帶散兵數名逃跑，正追拿中。繳獲山砲三門、戰防砲兩門，迫擊砲七門，輕重機槍百餘挺，步槍數千支，砲彈二百餘發及其他軍用品甚多。（艾伯）

蒲縣臨汾公路上
游擊隊襲擊蔣胡軍

（新華社呂梁前綫一日電）八路軍游擊部隊在蒲縣至臨汾公路上襲擊蔣胡軍。二十七日，一部在黑龍關設伏，俘蔣胡工兵九十三營傳令兵。二十八日又在土門附近襲擊汽車一輛，俘汽車夫一人。二十九日在川莊襲擊蔣胡潰退部隊，同日在蜜巢俘閻國國民兵四名，繳獲槍四支，子彈二百餘發。三十日又在坡地以南側翼追擊倉惶逃竄中的第一軍軍部。是役俱佈的游擊小組，予進犯蔣胡軍以極大威脅。（穆欣）

呂梁前綫八路軍指戰員
以一敵十神勇無比
蔣軍士氣消沉一聽槍聲即無戰心

（新華社呂梁前綫二日電）八路軍指戰員在反擊進犯大寧等地蔣胡軍的戰鬥中，以一敵十，神勇無比。由吉縣北犯之蔣軍四十七旅，被我軍兩個連在吉縣以北五十里之和尚嶺，阻擊了六天六夜，堅守某高地之八路軍三勇士，抗擊蔣軍一個連，敵猛犯竟日不退，蔣軍雖以美造飛機和山砲轟擊我軍陣地前沿，我戰士即隨敵撤出戰壕向敵投擲手榴彈。三十日晚，我軍以少數兵力反擊侵佔午城之蔣軍一六七旅，經二十分鐘戰鬥，即攻佔午城東北全部高地，八路軍某部以不足一排的兵力，擊潰蔣軍三個連。在消滅二一旅的一個營戰鬥中，出身黃埔軍校第十期之該營營長郭國和副營長及一連長企圖頑抗，幾個八路軍戰士即將他們炸斃於工事裏，該營所堅守的五百餘驟馬大阜高地遂被我攻佔。蔣軍遭我節節打擊，士氣消沉，處境險惡，據被俘虜之蔣胡軍官兵稱：蔣胡軍官兵充滿埋怨和混亂的情緒，大多數士兵對蔣軍軍校出身軍官的指揮無能，十分不滿，許多士兵咒罵「他們幹什麼也得看書本，放個哨還得看看野外勤務，使得我們打起仗來，他們就先找好退路」。蔣胡軍供給惡劣，一八一團被俘傷兵陳萬金稱：一路上淨是吃高粱、黑豆、生麥子，每天背兩條子彈走路，壓得眼淚往下掉也不敢哼聲，走一天，累死累活還得在山頭修工事，地凍的挖不開，用火燒了再挖，晚上怕八路軍襲擊都不敢睡覺。該團第一營營長義被俘時，兩眼腫得像一隻爛桃。他也訴苦說：「從臨汾出發以後沒住過房子，昨天夜裏剛住到紫峪，就被八路軍俘虜了。」提起對八路軍作戰，他說：「槍聲一響，大家心就跳起來，失去戰心。」蔣胡軍處境之惡劣，亦可由若干繳獲之敵方文件中證明，

蔣胡軍第一旅旅長許良玉十二月十六日曾命令其部屬：「到達宿營後，立即作工事，不作好，不准睡」。並說：「宿營時，日夜都遇敵（指八路軍）襲擊。」據俘虜說：蔣胡軍某高級將官談此次出塬綏靖一旅在淨山被殲之前，每戰鬥時更恐懼萬分。（穆欣）

神府我軍
收復龍尾坳
活捉蔣軍四十名

（本報訊）神府八路軍地方武裝於十二月三十日晚收復龍尾峁（位於神木縣東南五十餘里）。該地於十一月間爲蔣軍侵佔，築成據點，四出騷擾。當地八路軍地方武裝發起自衛，於三十日晚以神速動作一舉攻克據點，蔣軍四十名未及穿衣，即全部被我活捉，繳擲彈筒一個，彈藥千餘發。

解放區人民偉大貢獻

兩萬五千擔架五千頭毛驢服務前綫
建立千里担架運輸保證前方供給

（新華社呂梁前綫二日電）解放區人民慷慨慰勞品洪流，正從四面八方匯集呂梁前綫。連日運到者計：陝甘寧邊區二萬三千斤豬，和五千斤油，中共西北局、晉綏分局，呂梁區黨委、賀龍將軍等慰勞農幣一萬五千萬元。呂梁軍區一萬斤肉、七千斤油、八十餘籠饅頭及許多菜蔬。臨近火線之某村，慰勞品堆集如山，後勤司令張學忠將軍語記者：「解放區軍衆全力支援前綫，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的狂熱情緒，令人感奮，但解放區人民的貢獻，尚不止此，阻擊蔣胡軍戰鬥中，已有二萬五千餘擔架，和五千餘頭毛驢，服務前綫。」賀司令並稱：「晉西南經六年『兵農合一』暴政，人力物力皆因已疲敝，但因解放區各方協力支援，建立起千里担架運輸線，從數百里外運來糧食，保證了前方的供給，此項雄偉力量，已使我軍作戰困難，大爲減少。」（穆欣）

邊區行署　軍區司令部　重申前令
各機關部隊經營之土地
一律無代價的歸還農民

（本報訊）爲貫徹「耕者有其田」，幫助貧苦農民徹底翻身，邊區行署及軍區司令部，曾通令所有機關、部隊、學校、社團，不論購入、租種或經營的公地，一律無條件的分給貧苦烈抗屬農民。近據反映，不但有的單位過去佔有土地未退給農民或仍保留部分土地（參分盆），且有爲了準備今春農業生產，仍在各地私向羣衆租種、購買或計劃購種土地者，這種不遵守決定的現象必須立即糾正。爲此行署及軍區司令部特重申前令，不論經營的是公地，或是購入和租種的土地，更不論已經下種或未下種者，都必須於立春前無條件的分給貧苦烈抗屬及農民，並責成各專署各旅首長負責檢查執行，如有故意違反決定者，必須堅決執行紀律，並希於雨水前向本署及本部彙報。（編者按：此項命令由行署及軍區直接寄交本報發表，不另行文。）

隰縣午城沿綫
蔣軍施行「三光」暴行

（新華社呂梁前綫一日電）日前之「三光政策」又被蔣胡軍施於隰西南。據午城沿綫，到處血跡斑斑，一片劫後慘象，被害農民屍體與牛羊的腦漿混雜遍野，豬羊雞，鷄毛亂飛。群衆說：「蔣介石軍走過的地方，就像狼窩一樣。」他們搶光各村的牲畜糧食，燒光所有的門窗傢俱，在北溝等村扒光群衆衣物被服。尤爲令人髮指者，位居距縣城西北五十里之北唐侯村，該村僅十四戶之山村，廿八日，即被蔣胡軍殺死貴子、張繼權、史步雨、宋寨天及許永權父子等六人，另有王保才、楊黑梅、賀文舜等四人受傷。蔣胡軍過後，家家帶孝，全村籠罩在悲哀之中。現民主政府及八路軍正派員赴災區撫慰，衛生機關亦前往替受傷者醫療。

（穆欣）

閻頑軍政人員一百五十三人
控訴閻頑暴政罪行

（新華社呂梁卅一日電）隰縣被俘之閻頑軍政人員一百五十三人，經我半月的教育，痛悔過去對人民的罪過，紛紛控訴閻頑暴行。警察局偵緝隊長李繼唐，首先坦白：他奉閻特務縣長會行政股長張鴻鈞命令，活埋老百姓的事實。張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從「肅奸組」（一囚禁政治犯的地方）提出兩名「犯人」，口裏塞滿棉花，捆推至西門外，填入預先挖好的坑內，用石頭活活打死，接着又將三個壯漢活埋於另一坑內。張鴻鈞和巡官李光明，均在後面監督。在場的人聽了都悲憤的流下了眼淚，他們列舉了好多事實，控訴閻錫山「兵農合一」暴政。大寧馬驪衛被閻頑迫使當兵，逼得他把自己左手指全部砍掉，成了殘廢。許多老漢亦被刮扣壯丁當兵。大批抓兵之後，使得許多土地都荒蕪了。隰縣共有地六千三百八十份，每份土地爲七十畝到一百畝不等，荒蕪了的即達三千二百餘份。隰縣西坡底村生產老漢，依靠果樹爲生，土地被「合」後，無法生活，氣死了，老婆吊了頸。隰縣下桑峨村賈某，因病份地未種，秋收後按時交不起糧，被逼自縊。隰縣溝鄉北莊，因交不起糧，被村長打成殘廢，其妻被逼嚇死。永和縣長於今年端陽節給所屬人員下令：「每村必在此時殺『偽裝』一人」。從反省發展中，大家更認識了閻錫山的殘暴，他們發出了「對閻錫山的控訴書」與「致二戰區軍政人員的公開信」，號召他們回到人民方面來。（艾伯）

十天內一千五百餘
商民遷入解放區
——綏包人民反抗偽頑暴政——

（新華社綏遠二日電）包頭人民反對傅作義瘋狂抓丁，紛紛逃來解放區。據我右玉縣政府統計：從十二月四日到十四日的十天之內，即有一千五百餘商民遷來解放區，我當地政府並幫助代牲口，過路商民均甚感激。有一個河北的老漢孫雲發說：我兩個兒子都抓了兵，簡直逼人也不留。再又說：綏包百姓皆成乞丐，傅頑政府使他們的兒子或丈夫，但每次都被傅頑捐門所迫離或逃離。（某）

以充分勝利信心
延安各界歡度元旦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儘管胡宗南軍進攻邊區的砲聲正烈，延安各界却以充分勝利信心，迎接一九四七年的第一日。解放日報增出特刊，登載毛主席「新年獻詞」及朱總司令的「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務」，在文中，朱總司令號召「全解放區的軍民要在今年終止反動派的進攻，收復失地。」下午七時，在延安總部歡宴各界名流及外賓之後，總司令親自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將這一號召傳達到各解放區及全國。入晚，中央大禮堂舉行幹部晚會，表演平劇，度此良夕。

簡訊

（臨縣訊）晉西南大捷和解放中陽的消息傳到磧口，各機關商店都爲勝利歡欣鼓舞。大家都說要到前綫去慰問，貿易分公司的同志一夜寫了十七封慰問信，第二天擔帶着三口肥猪，一百多斤乾粉，二百五十條紙烟，趕赴前綫。（硯璇）

實驗學校忻嶂陽幹部
檢討邊緣區對敵鬥爭
加强民兵組織群衆協助主力釘死敵人

（本報訊）根據實驗學校忻嶂陽邊緣區幹部，在討論對敵鬥爭時所談的材料，發現有三種思想，嚴重的妨礙了對敵鬥爭的開展，甚至在抗日戰爭中有相當成績的地區，也會呈現出停頓鬆懈狀態。

幹部對時局認識糊塗，和平幻想，吃了大虧。

以忻一區來看，距離國頑某炮台五里，緊靠鐵路的某村，四四年打垮「維持」後，敵人不但沒搶走一顆糧、搶走一件東西，相反民兵的地雷戰，卻打得敵人不敢進村。但自「停戰令」後，幹部糊糊的和平幻想，認爲工提幹部吃不開了，民兵工作沒前途，於是一切工作都鬆懈了，民兵塌鬆了，崗哨取消了，地雷藏起了，民撿石壁，了。對敵鬥爭停頓了。僅半年之中，被國頑軍連搶帶要走糧食七千多斤，錢款七十多萬，刁走四口豬，抓走十九個壯丁，殺了五個人，村裏的損失是八年來空前的。而類似該村情況的在一區還有好幾個村莊。

從對敵鬥爭較差的地區忻七區來看，和平幻想就更爲嚴重。曾參加過閻困難鬧漆，把敵人打得拉屎撒尿都不能出門的魏家溝、南許翻溝等村，不但群衆幻想和平，認爲天下沒事，幹部們思想更爲糊塗，村裏不但沒有絲着戰爭的準備，且在過年時，民兵們把地雷手榴彈，當做禮砲放着玩。在魏家溝，上級要把民兵們的槍往前調時，民兵們把幾年來抗日戰爭時代積存的子彈，也打了許多，嚴起許多（準備以後有了戰爭再打），只交了些許。嶂縣一區幹部們依靠「一謙惻」，虞與和平，對村裏暗藏的一些壞份子懸願更共產，結果在今年（四六年）四月間，準備談判的時候，某村一次被頑軍俘虜了五個民兵，打死了兩個區幹部。

缺乏發動羣衆自己起來鬥爭的信心，存在單純依靠主力的思想。

去年八月以來新解放的地區，對我軍力量沒有足夠的認識，軍隊在的時候，看見「八路軍利害哩！」一當軍隊轉移，就說：「八路軍不在這裏了，咱老百姓還能吃個人家（指閻頑）呀！」忻縣六區某村埋地雷，怕炸死敵人遭到報復，馬馬虎虎埋上，被敵人前後起去二三十顆。幹部又缺乏對敵鬥爭經驗，不懂得發動羣衆，依靠羣衆對敵鬥爭，大家都是單純依靠主力。七月我軍圍困忻縣時，羣衆看見了大兵團，人多勢壯，又表現了過份樂觀，產生了麻痺思想，毫不戒備。忻縣八區某莊，在主力轉移後的第四天，以爲敵人不敢出來，一下被敵人包圍，捉走中隊長等六個民兵，搶走四百多白洋的東西。吃了幾次虧以後，雖然有些轉變，開始放哨，實行空室淸野，民兵掩護羣衆轉移，但發動羣衆，依靠羣衆對敵鬥爭的信心還沒有堅定起來。

民兵作風不好，脫離羣衆

邊緣區某些民兵，以爲和平了，民兵沒事幹了，不生產、不備戰，反而以「抗戰有功」自居，站在羣衆頭上欺負老百姓，打人罵人綑人的現象，相當普遍。陽曲中隊長李有柱，當了二年民兵，打了九個老百姓。忻七區高官村，民兵給羣衆看把規定誰家的豬出來吃了莊稼，就罰四升麥子。有一次，一家老鄉的豬剛跑出大門，被民兵看見了，人家後面還有人正在往回趕，這個民兵就拿鞭子攔住，一邊打豬，一邊說：『四升麥子！四升麥子！』類似這種現象很多，三個月內，光撈豬罰下了六斗麥子，民兵們繼了掛包，裏面塞上鬧夾棒，對羣衆說是「裝的公文」，在街上鬧來鬧去。羣衆不講意，稱民兵爲「一參兵」。這樣一來，如同魚離開了水，自然沒有力量，影響到對敵鬥爭。

學習時事，研究鬥法，認識民兵是羣衆武裝，加强對敵鬥爭。

這些思想是如何解決的呢？第一，在時事學習中，已經認識了蔣美反動派的野心，和平幾被製早被蔣美反動派的內戰打翻了，下定了與死鬥爭的決心。此時追問對敵鬥爭停滯的根子，引導大家認識和平幻想所帶來的損失。尤其聽了卡存貴同志「特務暗害幹部」的報告，大家都說：「這樣下去，不但我們得到的土地保不住，連腦袋都有搬家的危險，非鬥爭不可。」第二，怎樣鬥法呢？運用抗日戰爭的經驗，組織了兩個羣衆路綫對敵鬥爭的典型報告，使大家明確了解：「光靠幹部和民兵不行，必須發動羣衆，大家一起鬥。」「日本人那樣頑强，咱還能戰勝他，蔣介石閻錫山還怕他什麼。」「只要羣衆起來，土槍土砲地雷炸蛋也頂大事。咱們回去要好好收拾這些武器，奪取敵人的洋槍快砲！」「主力軍不能死住在一個地方，保了護線，還全憑自己鬥爭」。「破上抗日用了的時間辛苦，反動派一定能打倒」！第三，「民兵是羣衆的武裝」，在道理上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思想上並沒有眞正接受，因此提出『給羣衆做下些什麼好事』來檢討，大家回憶到過去嚴重的脫離羣衆的作風，因而經常是孤軍作戰，得不到羣衆的熱情幫助，原來是「因爲咱自己就沒有全心全意爲羣衆服務」的過，實在不應該窩點「落後」！領導上記名式的發展，混進壞份子，又沒有加強教育，也是原因之一。現在及今後民兵更重要了，沒有大量民兵的參戰協助，徹底消滅敵人的運動戰就不好打。沒有民兵在敵據點周圍的到處活動！就不能更多的「釘死」敵人的守備部隊。同時也就沒有力量保衛住家鄉，抵擋敵人抓丁搶糧，保衛羣衆的生命財產。一定要從思想上教育，組織上整理，通過幹部、民兵、羣衆，大家檢討，改進作風，眞正變成羣衆自己的武裝，領導羣衆鬥爭，成爲主力的有力助手。（徐顯、張友）

嵐縣許多村莊
冬訓與冬季工作脫節
產生擠掉冬訓或單純練兵的現象

（嵐縣訊）全縣民兵冬訓自去年十一月初民幹訓練班結束後即已普遍開始，有不少村莊因冬季工作繁忙，各部門幹部忙於公糧、複查土地，有的則因區領導上沒有注意通過冬季工作提高民兵思想覺悟，結合冬訓，或認爲冬訓是武委會幹部的工作，其他幹部僅是口頭的宣傳推動，因而產生擠掉冬訓時間或單純練兵的現象。三區合會村訓練民兵，區幹部忙於公糧工作，中隊長每天早上把民兵集合起來跑步，他囑咐大家：「你們喊一二三四喊得高些，讓咱區上的老馬聽着。」訓練流於形式，忽視思想教育與提高軍事技術。四區馬家莊動員民兵參軍，因沒抓緊思想教育，只單純解決困難，致使入伍後有的情緒不安。北關行政村是單純練兵，和生產脫節，結果民兵反映：「當了民兵連糞也不能拾，柴也不能打哩！」中隊長還這樣說：「光生產不練兵，反動派來了要你的頭！」最後弄得你來他不來，練的不起勁。另外有些村子卻是通過實際工作去教育民兵，城關在解決土地問題中，發展了二十九個青年參加民兵；二區四村在徵收中對民兵進行教育，認識負擔的意義，民兵朱金富說：「我逃斗種的地連今年一半糧食都沒打下，還要給敵人出七百多斤雜糧，今年政府幫助我四垧地，才出四十多斤公糧，這是給幫助我翻身的共產黨、八路軍吃喔，再多出些我也願意。」該村民兵並幫助調查隱瞞土地，推動公糧工作。（胡文元）

追窮根耐心說服教育
方山二區霧雲塔偏僻村
發動羣衆分配逆產

（方山訊）二區偏僻村霧雲塔，全村四十戶，無地缺地的農民即有半數以上，該村漢奸地主侯乘旺一人即有山平水地一百三十餘畝，油房一處，房窰五間。但前年方山解放後，侯逆財產政府只宣佈沒收並未分給羣衆，羣衆說那些地是「公家的」，再加個別幹部及生產人員作風不好。羣衆覺得「公家人前不說，不如少說」。這次區幹部深入該村發動羣衆解決土地問題，開始評會議也召集不起，就是召集到羣衆也不說話，於是幹部具體分工，耐心接近羣衆，宣傳政府是替老百姓辦事的，工作人員不好，可提意見，揭穿『分了地就多出負擔』的謠言，在大會上羣衆敢於提出意見了，生產處了，如教育處了沒有，有的幹部訓打羣衆，羣衆批評，把問題都處理了。分配逆產時，發現羣衆有變天思想不敢要地，於是個別談話及會上從個別提出爲什麼沒有翻身？當時貧農郭茂說：「我攬了七八年，又受盡了折磨，春季給人家整地，地主抵時是一斗八升斗，到秋後裝糧時用的是斗一升斗，受盡了剝削，還不就是因爲沒有地了」。討論到地主侯乘旺的土地是從那裏來的時，大家說：是他父親手裏留下的。他父親的地是從那裏來的？大家都說：他父親是靠出租剝削，和訛人來的，從他祖父手裏就不勞動，祖輩是一個光棍人，欠下他的不還，就加三倍五倍的要，把窮人的地都變成了他家的，就是侯乘旺打政權時，力撲窮人，甘心當了漢奸，來了又當了漢奸，經過了教育、討論，羣衆都認識到應該分他的地，有十六戶無地缺地農民，最後由提出要地，他們參戰回來的民兵自衛隊將西溝看到我軍的力量，及涿人就活下無法生活的情形，作了報告說：「不打垮敵人，不會有和平，敵人來了總是沒活法，只有分了地，好好的生產，才能支援前綫。」分配完全由羣衆自己討論，把土地及家具都分了，把油房作爲全村公有，分給了六人，六份合股經營，以開辦。（閻桂芳）

保三區四村土地改革後
七十七人參加民兵

（保德訊）三區四行政村實行土地改革後，七十七個青壯年參加民兵。槊窊子趙民楊虎應，租了他組夾的三十垧地，五年來不敢減租，怕傷了情面，在這次解決土地問題中，他說：「靠地主是死路，人家地主不和咱講親感，這次非和他算不行。」在運動中他分到了四垧地，他在河西溝的三十垧山地也給兌回村裏來，他高興極了，和兒子一同參加了民兵。窯畦張灣孩，在訴苦會上回憶過去悽慘的日子時，嚎淚俱下，這次他分到了四垧地，他興奮的說：「共產黨幫助我有吃有穿有地種，我要參加民兵，自己雖然是個近視眼，打倒反動派來扭假送永還是行的」。王家里王丑禎這次分到了十垧地，他要求參軍，說：「過去給人家攬工當奴隸，現在再不願當奴隸了。」（韓振荃）

家家有地種人人有飯吃
中城梁群衆勤生產擁軍

（新華社興縣廿八日電）「家家有地種，人人有飯吃。」現已成了神池二區一帶的口頭語。中城梁自然村的農民，十二戶無地和少地人家，這次都得到了土地，農民們說：「有了地！老鄉們才能長肉呀。」今冬比以往任何一年勤勞，早起來就拾糞，天氣也去擔炭，準備明年的生產：「這是爲自己留的地呀。」該村在神五大道上，因人戶少，每天每家都有過路軍人，但他們不要一麻煩，才睡覺長，是說：安了住一家一咨酒，人過人招待人呀，路住定，客一不後人點，八路，好照顧，成呢。」（陳平）

興縣二區區公所
還有積壓報紙現象

（本報訊）「幾天看不到報，送到看不完」的現象，在興縣某些地區還發生着。據郵工寶仲明、陳三牛同志說：區村公所積壓報紙，大有關係。如興縣二區區公所轉黑峪口的報紙，積存幾期一次再送去，盤塘的報送到黑峪口村公所，好幾天沒人來拿，像這樣拖綫下來，送到讀者手裏已經過時了，在目前緊張的自衛戰爭中，大家很關心時事，這種現象應迅速克服，要把報紙很快送到讀者手裏。（顧成俊）

賀中同學
開展進步運動

（本報訊）自賀龍中學三部合併後，全校正展開熱烈的進步運動。各班互相提出挑戰比賽，並訂出進步公約，一切爲了支援自衛戰爭的勝利。現全校正加緊政治、文化、軍事學習，要學會打槍、打手榴彈、以達到爲人民服務的目的。（孫黎）

邊區雜聞

神池人民心目中的獨夫蔣介石

今春，蔣介石一面假手簽訂了好幾個騙人的協定，神池人民在一片渴望和平的心情下，大街小巷上滿了「擁護和平實現」，「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甚至還有「擁護蔣主席」的大字標語。現在城內老百姓看了這些標語，都說：「快些洗了吧，這還像話！」他們不顧寒風，手裏拿着刷子，將這些不順眼的字樣，全擦掉，隨着這些字跡的消失，他們不再對獨夫蔣介石存任何和平幻想了。農民兪蘭柱說：「撕了這再寫上咱抵抗的字，把蔣介石打垮了，和平就有望了。」城內上冬學的紅棗說：「他狗日的蔣介石，以後再舌頭嚼上血來，也休想不了咱的眼睛啦！」這便是今天羣衆心目中的蔣介石。（陳良桂）

婆婆不阻擋媳婦上冬學了

李家塔開辦冬學，有些婆婆怕媳婦開了腦筋不好管教，就限制她們上冬學，後自知道了給婦女編了個教材：「識字開腦筋，不要誤營生，夫妻要和睦，翁姑要孝順」。崗貴英唸書回去，她婆婆就問：「你們學了些甚？」貴英告訴後，她很高興：「這樣教的不錯，你們要好好用心，早早去上學，不要叫人家吼。」現在村裏有廿個婦女上冬學，學習開路條、打算盤、記紡織賬。（劉懷珠）

抗議北平美軍獸行
南京的學生罷課示威
「美軍退出中國」的學生運動擴及全國

綜合各方電訊報導：抗議美海軍陸戰隊在北平強姦中國女大學生事件的示威遊行，已從北平、天津、上海而普及南京，形成全國範圍的「美軍退出中國」的學生運動。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及其他專科學校、高中學生一萬五千人，宣佈將在一日晚舉行盛大的「美軍退出中國」示威遊行。領導組織「[illegible]」遊行的中大學生，於元旦日舉行會議，金大的學生也舉行了同樣的抗議性會議，會議上，會發表了許多反對美軍駐在中國及美軍暴行的憤慨講演。會議通過決議罷課三天，並說：「如果不能達到滿意的解決辦法，將繼續罷課」。其他決議案說：要求美軍公開道歉，要求美軍即刻撤出中國，向聯合國組織提出美軍在華暴行的控訴，向全世界公布在華暴行，致函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對受害的北平女學生所受肉體與精神的損害給予賠償。同時，南京中國婦女聯誼會亦發表告全中國同胞宣言、抗議北平事件，稱之為「侮辱全中國婦女的事件」，並要求美軍撤出中國。

上海新年元旦　四萬學生遊行

一日，上海廿餘大學的四萬餘學生遊行上海各主要馬路，抗議北平事件，行列所至，交通為之停頓。示威者手持標語和布製的旗幟，要求美軍撤出中國。他們在行人道上高呼，並用粉筆寫出同樣口號。上海市貼滿了紅藍白綠各色的標語，如「中國不是美國的殖民地」等。上海幾個大學的學生三十一日舉行罷課。天津的學生也舉行了同樣的示威。

北平美軍強姦之女生
蔣方竟給予種種迫害
女生之關係人嚴斥蔣方歪曲談話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北平卅日訊：據此間各報記載：二十四日晚被美軍在東單練兵場強姦者，已查明為北大先修班的工組沈姓女生，係一名門閨秀，祖父曾任兩江總督，其父現任交通部某要職。沈女士被污辱後，復遭國民黨當局種種迫害。事件發生後，北平警察局負責人會發表事件眞相談話，據新民報二十九日載：沈女士之關係人楊女士，特對此加以嚴斥，據稱：「沈女士於本月（十二月）一日新到北平，對北平地理尙不熟悉，二十四日擬與其外甥女同赴平安影院觀劇，因其外甥女已看過此片，故未同往，沈遂獨身前去。八時許（按警察局談話故意歪曲爲十時許），至東長安街途中，突遭此意外之橫禍。當美軍暴行之時，被一形似軍人者發現，即跑至內七分局報告，轉至中美警憲聯絡班，趕至時時已十時許，僅抓獲一行兇美軍（另一美軍已逃去）。」據稱：「中央社消息（按即警局談話）會有『該女子二十餘歲，似係良家婦女』等語，查沈女士生於民國十七年，實足年齡僅十八歲零幾個月，原係閨秀，何來『年二十餘歲似係良家婦女』等話？沈女士之祖父曾任兩江總督，其父亦現任交通部要職，純係名門閨秀，素性極爲倔強，努力求學，極少交往。對此外界亦極不滿，幸平事件發生於文化城中，實不勝遺憾。」楊女士並謂此事，該女生無顏自請結果，並以公開招待新聞界，以明眞象」云。

蔣記北平市參議員　對參議會不感興趣

據津大公報載：十二月十七日北平蔣記市參議會上，參議員馬長亭發言稱：「社會民衆及參議員本身對參議會均不感興趣，徒然來聽謬論，作市政府的花瓶。」另一參議員常炳彝指出平市所謂「自治人員訓練」一千三百四十人中，有三百餘人爲黨務人員，他說：「人民沒有義務出錢從事黨務人員的訓練。」對市府秘書長批評北

我僑日台胞遭日警兇毆
反被美法官判處徒刑
賣國的蔣政府對此置之不理

（東京訊）因澀谷事件而被捕之我台胞攤販卅七人於去年十二月十日竟被美軍事法庭判出徒刑兩年或三年，並於期滿後驅逐出境。據法新社記者稱：「此輩外僑對此種重罰，均爲側目。咸謂攤販與日人衝突，無非爲吃飯問題，並無罪過。」按澀谷事件發生於去年七月十九日，是日數千日浪人糾合毆打在東京橋一帶擺攤營業之我台胞，圖將他們驅逐出該地，當場引起械鬥，國民黨政府駐東京官吏不惟未盡護僑之責，反而令攤販僑胞撤離該地。但我台胞被日警察廳路日警開槍射殺，遭死傷，二十餘人，美憲兵當時[illegible]人，多人被捕，將我僑胞留押，並將我台灣同胞等扣留及遞解，京都政府抗議，國民黨政府僑務機關及南京蔣介石政府均置之不理，民求南京政府，但南京政府卻置之不理。

蔣政府面臨財政危機
不敢公開真正預算數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據中央社訊：三十日，彭學沛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蔣政府一九四七年度（一月起十二月止）預算爲二萬三千二百億元。此間觀察家稱：這個數目字是經過極力縮小藉以欺騙人民的，明年度（即今年）蔣政府的實際支出，必須將數倍於此，因爲：第一，證之過去數年情形，如一九四五年蔣政府宣佈預算爲四千餘億，但實支則超出三倍，爲一萬億二千億元以上，一九四六年蔣政府宣佈預算爲二萬億五千億元，但頭五個月即已全部用完，七、八兩月蔣政府每月支出均在一萬億元以上，而自九月起，據上海經濟報材料，蔣政府每月發鈔數即已超出二萬億元，因此全年實支必超出十萬億元，約爲一九四五年度實際支出十倍，故下年度實支必約至少將超出此數數倍。第二，彭學沛所宣佈的預算構成也是絕不可信的，據宣佈：下年度預算中軍事費佔百分之四十強（上年蔣政府曾宣佈約略相等的比例數），但實際上蔣政府的內戰費軍事佔實支百分之八十以上。又彭學沛宣佈下年度預算「黨部經費未列入」，但旬日前陳立夫談話，曾承認國民黨黨費仍由國庫支付，今年該項「黨費」共佔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八」（二十九日合衆社電引中央日報數字），約達一萬億元以上，「特工費」還不在內，預計下年度「黨費」「特務費」爲數必更巨。下年度的預算中，據宣佈教育費爲三千四百億元，比例數極爲可憐，只爲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對於蔣政府軍事支出等必大於公開預算極多，相形之下，教育費所佔之比例必十分微小。觀察家稱：蔣政府正面臨極度惡性通貨膨脹的財政危機，這就是蔣政府不敢公開其實際支出與眞正預算的原因。

國民黨當局　包庇漢奸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據法國新聞社三十日消息：南京國民黨最高會議已決定結束其「懲奸」工作，停止接受個人或社團提出的漢奸案。一年多來，國民黨當局在廣大人民壓力下，僅懲辦了寥寥可數的幾個漢奸，絕大多數的漢奸仍逍遙法外，甚至享受着國民黨政府的優渥待遇。

市死氣沉沉，他力稱：「北平市民今日無復去年光復時之活潑愉快，實在政府種種措施不當，市民不敢上街，因爲搶劫案中就是穿制服的搶。」關於平市府取締攤販，當氏稱：「中央信託局到處拍賣物資，此種攤販與民爭利，才應取締。」

冀熱遼我軍八個月戰果
殲滅蔣匪二萬三千

（新華社冀熱遼二日電）冀熱遼軍區頃公佈去年五月至年底自衛戰與剿匪戰果如下：共作戰二三四八次，斃傷蔣軍六六團團長以下一二三三五名，生俘保安四支隊副司令以下七六一六名，斃傷僞匪二四七七名，生俘僞匪九八一名，光復寶坻等縣城四座，市鎮二百餘處，繳獲各種砲七二門（內火箭砲四門），輕重機槍三三三挺，湯姆式等美式機槍一四六挺，長短槍五八五五支，擊落美製蔣機一架。

嚴寒冰雪中英勇殺敵
鉅野城郊我俘偽六百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二日電）分社記者齊語報導：冀魯豫已兩度降雪，劉伯承將軍指揮下健兒在嚴寒和冰雪中愈顯其殺敵之英勇。某部於除夕日拂曉三時，在荷（澤）濟（寧）公路上之鉅野城郊中野戰獲勝，計俘僞軍張嵐峯之第三支隊一部六百人，槍四百餘支，其他勝利品正清查中。鉅野城係民三十四年冬八路軍從敵人手中解放，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爲蔣軍侵佔。

「向蔣介石討回血債！」
齊東戰役被解放的蔣軍
四百餘人參加我軍

（新華社山東三十一日電）「我們要報仇，要向蔣介石討回血債！」齊東戰役中被解放的蔣軍警備一旅官兵四百三十七人激憤的高喊着這個口號，自動報名參加八路軍。在上月三十日反內戰控訴大會上，該旅二團機槍連士兵楊殿選說：「蔣介石勾結美國的壞蛋來打自己同胞，我要參加八路軍，替老百姓報仇！」特務連士兵周九說：「我也要加八路軍，把蔣介石打垮才回家，如果現在送我回家，不等我踏進門，蔣介石壞蛋又會把我拉走。」全場情緒激昂，紛紛發言，痛罵蔣介石虐待士兵如牛，喪盡天良，出賣國家民族，一面下「停戰令」，一面攻打齊東。口號聲此起彼伏，整班整班的堅決要求參加人民軍隊。當地羣衆及民主政府特於本月一日舉行盛大歡送會，向他們獻花，並在喧天的鑼鼓聲中，伴送他們入營。按齊東之役，共生俘蔣軍千餘人，除上述自願參加者外，均已分批資送歸隊。

饒守維談宿沭蔣軍覆滅原因
對我軍民力量估計過低
蔣軍兵心厭戰放下武器

（新華社蘇中三十日電）記者於某地會晤了此次宿沭戰役中放下武器的蔣軍六九師副師長饒守維中將、副參謀長張慕齊、軍務處長李崇仁、四十一旅代理副團長余鄰等軍官多人。他們正在一個潔淨的房間裏圍爐取暖。饒氏認爲此次該師覆滅的原因，首先是對解放區軍民雄厚力量估計過低。當該部冒險進到運河東岸時，兵力分散，後方補給綫延長，已經困難很多，而新四軍突然集結重兵，乘其不備，因此陷入重圍。另一路新四軍並很快繞到蔣軍後方，斷其歸路，因此無法脫逃。第二個原因是蔣軍兵心厭戰。當新四軍勝利包圍時，即已沮頹，加上新四軍戰士喊話，士兵們就放下武器。邢秉彝氏說：「我來到這裏，看見你們（指新四軍）個個能吃苦耐勞，不擺架子，官兵待遇一樣，這樣的軍隊，加上許多已經獲得土地的農民的擁護，怎麼不打勝仗呢？」

徐水某村六民兵
擊退百餘蔣偽四次進攻

（新華社平漢前綫三十一日電）徐水四區某村民兵六人，連續擊退百餘蔣僞軍四次進犯，斃傷蔣僞軍七名，民兵則毫無損失。上月八日，駐平漢北段蔣僞軍百餘，企圖至該村搶糧，遭民兵伏擊，斃其排長一名，餘敵狼狽回竄。十八日，蔣僞百餘又向該村進犯，六民兵奮起抗擊，激戰整日，斃敵三名，並將其擊退。本月十三日，美械蔣軍九十四軍一二一師三六一團一連爲部再犯，該村英勇民兵以五人防守村邊，另一人繞至敵後射擊，敵見槍聲四起，恐遭埋伏，即狼狽回竄。該村民兵復於當夜向敵出擊，於平漢路上埋雷數枚，炸傷敵人三名。十四日該敵再度來犯，又遭擊退。

推崇茅盾作品
蘇聯人民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茅盾先生抵蘇聯後，莫斯科廣播電台於二十八日發表「蘇聯人民對茅盾的印象」一文，內稱：今年已滿五十壽辰的中國大文豪茅盾，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寫出幻滅、動搖、追求三部作品之後，在蘇聯刊物上便出現了他的名字。一九三五年在蘇聯出版了「動搖」的譯本。蘇聯讀者在一九三六年進一步認識了茅盾，在蘇聯已經稱呼茅盾爲「革命作家」，並且讀到他的「春蠶」「秋收」及「子夜」的譯本。子夜這部小說，獲得了蘇聯批評家極好的評語，蘇聯雜誌上關於這部小說的評語說：『這部小說表現了作者是深思熟慮的觀察家。「子夜」用新的藝術手腕，表現出一九三零年時期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生活中一切值得注意的問題，他揭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帮手下封建資本主義的全部現象，這部小說寫出這一時代的一切特徵，並指出那一階級的政治方向。』一九三七年以後，茅盾的長篇和短篇著作繼續被譯成俄文和在蘇聯雜誌上發現，作品中表現了茅盾對民族解放戰爭文學的深刻觀點和他的分析與理論淵博的特長。

尋
王
武
楊
趙
劉

1947

一天裏的三件事

晚申

一、劉力拴學刺殺

黎明，月亮與星星還沒消失，村西的打穀場上就有了聲音。原來戰士們已開始戰鬥技術的操練了。

劉力拴是新戰士，今年春才入伍，對於戰爭技術很生疏。他最怕練「刺殺」，每天練習時，他總是呆呆地站着，不敢動手。因此班長王進元每次都拿着他的手，很耐心地教他，比給他看。今天早晨，班長做了示範動作以後，又叫他試驗，劉力拴振了一振精神以後，就端起槍，向一個目標物刺去。班長看着一面笑，一面讚揚他說：「劉力拴，你的「刺殺」越來越有勁啦，只是還有一個毛病，腿打灣。趕快加油練，只要腿不打灣就成功了。」劉力拴高興得也笑了，同時對班長說：「班長說得對，我一定決心苦練，趕上老同志！」說完很尊敬地給班長行了一個持槍禮，邊笑邊跑，回到了行列裏。

二、高來保給老婆婆送米

上午，指導員講完時事後，四班的戰士就圍坐在炕上認字學習。高來保因爲口渴，去房東劉老婆婆家舀水，一推門，發現劉老婆婆坐在炕上，唉聲嘆氣，高來保很奇怪又很關心，輕輕地問着老婆婆，她說：「咱兒子出差去了，家裏沒留下米，眼見天快晌午了，水米沒粘牙哩。」高來保急忙跑回班裏告訴了班長。全班戰士聽了都願意將節餘下的米送給她。於是高來保端着二升米匆匆地又跑回房東家，和藹地對老婆婆說：「你的兒子爲公家辦事出門了，咱們不能眼看着你餓肚子，這裏是二升米，送給你做飯吃吧！」老婆婆感動的一時說不上話來，半晌，她拍着高來保的肩，親切地說：「你們真是我的好兒子，咱老婆婆至死都不忘咱們八路軍！」

三、張富修的心事

新戰士張富修，因爲受了風寒，病了四五天沒起床。班長和戰士常送給他掛麵和雞蛋，還天天傍晚，班長又走進了他的房間，撫摸着他的頭說：「你的頭還痛得厲害，一會我給你做碗麵湯，吃得出一身汗就好啦。」

月亮上升後，班長在廚房裏忙着燒水，另一個戰士在忙着做麵條，一會兒水開了，班長將一切好的麵條下進了鍋，又放了些調料，端着送給張富修同志。他躺在床上，望望熱氣騰騰的麵湯，又看看班長，心裏一酸，忽然滴下了幾顆眼淚。班長蹲在他床邊，輕輕地說：「不要難過，有什麼心事告訴我，祇要我能出力一定替你辦！」張富修兩頰一紅，慢慢地說：「班長，我對不起你和其他同志，心裏一直都想回河北去，這回生了病，大家待我這樣好，我心裏怪難過。往後我決定安心工作，要再想回家，可就是沒良心了。」班長安慰他幾句就回到自己的房裏。

在馬坊

——行軍記事——

崔德本

（一）

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們到了馬坊鎮。

我們走進村東面的一家老鄉院裏，一進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就把我們引進一個屋子裏去，她穿着一身青色的土布衣服，腰裏紮着一條細皮帶，頭上戴着一頂軍帽，看去是一個又誠樸，又活潑的小學生。進了屋子以後，他就鑽到灶台跟前，往灶火裏添着柴，燒起開水來。

屋裏打掃得乾乾淨淨的，炕上鋪着一塊新蓆子，地下放着一個泥捏的火盆，裏邊燒着一堆通紅的燒過的炭火，雖然是新蓋的屋子，但不覺得冷；而感到分外舒適。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那個小學生。

「楊開喜。」他笑盈盈的，一面說，一面用手指在鍋台上寫給我看。

「你今年十幾歲啦？念書嗎？」

「我今年十二歲，念了兩年書了。」

「屋子是你打掃的吧？打掃的這樣乾淨！」

「是我打掃的，我們教員前幾天就告訴我們，說你們要來，我們等了你們好幾天了，你們在前綫流血拚命，我們應該好好的招待你們。」

接着他又說起前方老百姓翻身的情形，我們報告了他很多前綫勝利的消息。

（二）

通訊員小劉，把一盞麻油燈點亮，我將飯包翻開，整理、審閱着近來各支隊寄來的稿子。忽然，院裏人聲嘈雜，唧唧咕咕，很像女人的聲音。

「同志們在那裏？」

「在這個屋吧？」……

她們像一窩蜂似的擁進屋來了，我把燈扭向門口，才照見是一羣婆姨女子，有的是剪了髮的，有的是梳着兩個黑辮子搭在胸前，她們穿着樸素乾淨的土布衣，紅潤的臉上堆滿了笑容。

「疲乏了吧？同志。」

「你們辛苦了！」

「天氣可冷哪！……」

她們問寒問暖，親熱的如同姐妹兄弟一樣。我也和她們答了幾句之後，她們又問：

「有拆補的沒了？同志。」

「鞋襪，破衣裳。」

「有洗的衣衫沒了？」

「有甚麼困難齊說，同志，不要客氣。」她們一面說，一面盯着我穿的衣服、鞋襪，有的圍看着我們的行李。

「沒有！沒有！沿路的老鄉到給我們縫好了，洗乾淨了。」我又給她們解釋的說。

「真的沒有用着我們的地方？」

「不要怕麻煩！」

「你們在前方爲了我們打仗，我們幫助你們是應該的。」……她們好像不憑信我的話似的解釋起來。

「沒有！真的沒有！一家人，不客氣！」我有一點着急了，爭着解釋了一陣，她們才似乎憑信了，並且靜了下來。

「同志！你們一路好走！」

「多打死幾個閻錫山的土匪軍隊，保衛咱們的邊區。」

我答應了她們，並鼓勵她們加緊生產，她們又到另一個屋子裏去了。

（三）

第二天一早起來，就看見房東老婆婆在灶台前燒着火，鍋裏的水「吟吟」的響着[illegible]。

「老人家，你倒起來這麼早！真忙壞你了！」我感謝的說。

「不要緊，你們常行路，多睡一會兒吧！我們住在家裏，不要緊！」

我們吃了飯時，開[illegible]提着一壺水，匆匆地進屋來了，我們正忙着打掃房子，收拾家具。

「你們快喝水，我們打掃吧，一家人，沒關係。」

我們還是給收拾好了，當我們出發時，房東和小學生開喜親熱地送我們，說着：「你們再路過時，回咱家來吧！」他一面說着，一面目不轉睛的送着我們。

・於二十三日晚

懷我們的指導員

尙武

轉眼又是一年。這新年使我想起去年在戰場上犧牲的羅門劇社指導員——連保成同志，因爲昨天正是他犧牲的一週年。

連保成同志是口外廠漢營人，從小就替人家放羊，生活很苦。參加革命以後，就好比找到了他的家庭，無論在部隊、在學校，他永遠是艱苦積極的一個好同志。去年組織上分配他領導劇團，他雖然明知自己對戲劇很少修養，對他的工作會有些困難，但是他仍舊一言不發，勇敢地擔任了指導員的工作。從工作中學習而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與業務。

對於劇團裏的同志，他都以長兄的態度相待，關心他們，體貼他們；可是工作時的態度却很嚴肅。因此，羅門劇社在他的領導下，進步很快，同志間的關係也很融洽。去年冬天，因爲棉衣不夠，他讓同志們都穿新的，自己穿舊的。過年時劇團轉移到左雲，離他家祇有二十多里路，同志們都勸他回去過年，他却說：「同志們都有家，要是我回去了，豈不是更使你們也想起家嗎？咱們在一起樂吧，和大家在一起比自己家還樂哩！」

連保成同志因爲不會唱歌，不會指揮，每次演奏的時候，他都是揹着上幕布，扛包袱——收拾零件等，能作甚就作甚，在劇團裏這種態度是最值得學習的，而他還是個指導員呢！

行軍的時候，他總是第一個到目的地，就忙着給各組安排各組的食宿，總是先照顧同志們的生活，把自己放在後邊。因此，劇團裏的同志都很敬重他，愛戴他。

去年大同戰地工作時他犧牲了！當我回憶起這一年時。我就想起他，我們的指導員，是永遠值得我學習的。

由第二件事想起

殷白

今天副刊「一天裏的三件事」：生動而親切的報導了我們人民解放軍一個班一天的生活。其中第二件事，寫戰士怎樣幫助羣衆——一個老婆婆生活遇到了困難，八路軍戰士以自己生產所得幫助了她。這裏聯想起一些問題。

誰都知道，我們這裏過去曾是一塊如何貧困落後的地方，我們在舊統治者和日寇劫奪消盡的廢墟上建設解放區，艱苦奮鬥，並負起抗日和自衛抗擊侵略的兩個偉大愛國戰爭的重擔；而且使廣大地區羣衆由無衣無食到有衣有食，以至豐衣足食。這已是中外共知的事了。但是我們說羣衆貧困還沒有絕跡。譬如新解放的地區，羣衆在政治上解放了，並且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分到了土地，但有些不及生產翻身的，或有些地區，由於戰爭的[illegible]，以致策中，發生了某些缺點，以致有不少貧苦農民還沒有翻身。凡是我們任一個政府工作人員，黨和八路軍的戰士，都應該以嚴肅的態度去注意、了解羣衆的困難和痛苦，用毛主席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像賀司令員一再提倡的，時時刻刻替晉綏五百萬老百姓着想，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上，應該更加儉樸，更加艱苦，加緊工作，加緊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幫助羣衆翻身。因此，一個班的戰士，以自己生產出來的二升小米去給一個沒米的老婆婆做飯吃，這樣的事情雖小，却給我們的感動很深，給我們的教育也最大。它是從小處而具體的表現着人民軍隊的傳統精神，和勞動人民的偉大的階級同情，這種事情在我們的部隊裏很多很多，我們應該更多更多的發揚。

同時，附帶想到一點，我們以自己的所有，去幫助困難的羣衆，不應該出於一種恩賜，「可憐」等等思想和情緒。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副刊登的一篇「一本舊雜誌與一條破短褲」，就犯有這個毛病，那裏寫我們一個記者同志拿一本舊雜誌和一條破短褲去送給困難的老鄉，却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或者在穿的「賞人」態度去「賜給」「羣衆」，對於羣衆得到「幫助」後的反映，也是帶着一些「欣賞」的態度去描寫他們。這都是不正確的，就沒有像這一班戰士那樣的密切和自然，以自己就是羣衆的態度去幫助羣衆。我想，這是我們一般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雖然經過了整風學習，而仍需繼續努力改造自己的地方。

一月五日

前线故事

不給閻錫山當砲灰

中陽城周圍的碉堡大半被我軍佔據了，鳳凰樓也被砲彈揭了頂子。戰鬥激烈地進行着。

敵人一個班守着的一個碉堡，士兵爲我軍的砲火震驚的不敢抬頭，副班長史旺子就向班長說：「守不住了，城也進不去，咱們想個辦法吧，還能等死了」士兵却同意史旺子的意見，那個班長却要死守碉堡，史旺子就和士兵們悄悄商議，有的士兵哭喪着臉說：「怎辦哩？還能就白白的[illegible]死了？」史旺子就說：「咱們到[illegible]去逃活命吧！」士兵們都同意了，[illegible]一向班長[illegible]，也是[illegible]城外[illegible]，他[illegible]這個碉堡裏來的，他也怕守不住，[illegible]說：「城也守不住了，碉堡也守不住了，[illegible]

[illegible]

童謠兩則

苗風

（一）

豆芽菜，禿腦袋，
生在鍋裏頂鍋蓋，
蔣介石，紅鬍怪，
想在中國稱獨裁。
[illegible]，鍋鐵蓋，
禿腦袋他頂不開。

（二）

黑雲白雲灰灰雲，
蔣介石禿腦壞了心，
太陽太陽雲頭過，
化沒雲彩，天氣晴，
天氣晴，通光紅，
共產黨老百姓的救命星！